

廣西民族出版社



江 波 杨爱民

乡音集

广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近照

目 录

娓娓乡音动人心 (序)	顾乐真 (1)
-------------------	---------

· 剧本 ·

换子记	江 波 (3)
二女争夫	江 波 (49)
双打店	杨爱民 (93)
宝利宝	杨爱民 (119)
阿三戏公爷	江 波 (149)

· 文章 ·

绚丽多姿的广西彩调	江 波 (169)
彩调剧纵横谈	杨爱民 (178)
广西彩调剧与云南壮剧的“咿嘞嗨”	杨爱民 (195)
彩调剧编剧浅谈	江 波 (201)
彩调剧导演程序初探	江 波 (217)
谈彩调剧的表演艺术及其它	杨爱民 (229)
编 后	(248)

娓娓乡音动人心

——为《乡音集》序

顾 乐 真

彩调剧被喻为广西乡间的山茶花，鲜艳夺目，又浓郁芳香。作为一个外乡人，我一直为之倾心、陶醉。我认为，在广西众多的地方剧种中，她不仅是迷人的，而且也是有生命力的。

我是在1962年春天参加全区彩调老艺人座谈会工作时，方对彩调剧有此认识的。也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江波和杨爱民同志。以后几十年间，虽然都经受了许多的风风雨雨，但我们的友谊随着岁月而增。他们既是我的益师，又是我的良友。我对彩调的了解，几乎有一大半是从与他们长时间的交往中所学到的。他们能编能导还能演，又懂音乐，又擅舞蹈，而且对彩调历史沿革，习俗掌故，以及不少艺人的佚闻传说，了如指掌。所以，称他们为当代的彩调专家或权威，我想是不会有人持异议的。

江波原是位高中的艺术老师，杨爱民则是个木匠出身的业余演员，从五十年代开始从事彩调艺术，至今已有四十年拍挡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究竟创作、改编、整理了多少彩调剧，恐怕连他们自己也难以说得清楚。更何况，还有许多难以算计的“奉献性”劳动。——就是为人辅导、修改作品。为他人作“嫁衣”，出了力而不署名。因此说，收在

《乡音集》里的，仅仅是他们从事彩调创作中的一小部分。由于各种原因的限制，只能选编了其中的部分作品，但，这也足以了解他们的辛勤劳动与才华。虽然这些剧本多数为传统剧本的改编本，但实际上不少情节业已重新结构，人物性格有了升华，其劳动的价值并不亚于一个创作本。这些剧作大多经舞台实践的考验，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剧本的文学性当然不单纯以印在书本上的铅字为依据的，她强烈的乡土气息，诙谐、幽默、精炼的语言，清新的风格和情趣，尤其是那由民间艺术酝酿而成的韵味，综合成为作品的文学性，这正是我国戏曲的特点之一。因此说，这几个剧本，在文学上也是上乘之作。

从1985年以后，杨爱民和江波先后参加了《中国戏曲志·广西卷》的编纂工作。其中有关彩调部分，不少出自他们两人之手。在这前后，他们也因此有机会写了不少有关彩调剧的评介和理论文章。介绍了彩调剧的许多知识，保存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又有不少新的考证和论述。仅收编的这几篇文章，深入浅出，可读性很强，既可使人对彩调剧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并会深深地爱上了她。

我相信，广西人会爱这“乡音”的。外乡人也会爱这“乡音”的。

换子记

江 波 改编

人 物

康 氏	庞 氏
陇 氏	江文举
安 安	安 妹

第 一 场

〔深秋的早晨。江家堂前，香案神台。左边通庞氏卧房，右边通陇氏卧房。〕

〔音乐声中幕启。康氏跪在神台前祈祷。〕

康 氏 （拜毕，念）朝夕求神拜佛，

为求孙儿为求福。

（白）老身康氏，丈夫早亡，膝下独生我儿文举，娶妻庞氏，恼恨她十年不给我抱个孙子，早想把庞氏赶走，就是找不到个借口。去年我儿再娶陇氏为妾。事也奇怪，今年大小媳妇都有了喜。老身盼后心切，四处测字问卦，求神拜佛。哪知张瞎子讲：“大小媳妇都是生男”李瞎子又讲：“大小媳妇都是生女。”华童婆讲：“大的生男；小的生女。”看相婆又讲：“小的生男；大的生女。”弄得我六神不定，五心不安。昨日又听人说：“孕位怀得上又圆，出进门槛左脚先——是男；孕位怀得尖又下，出进门槛右脚跨——是女。”待老身叫得大小媳妇出来，仔细看看才得心安。庞姑娘！陇姑娘！

〔幕内声“婆婆！”庞氏、陇氏各从一方上。〕

庞氏 氏
（合唱）婆婆日夜敬神灵，
望我生男接江门。
身怀六甲千斤重，
只怕难遂婆婆心。

婆婆早安！

康氏 氏 嗯，这神台香案满是灰尘，你俩与我收拾收拾。

庞氏 氏
陇氏 遵命！

〔庞氏、陇氏收拾香案，康氏暗观察。〕

康氏 氏 （唱）讲她们孕位是上又象下，
讲她们肚子是圆又象尖，
上下尖圆我难分辨，
再看她们出进门槛哪只脚走先。

〔康氏假咳。庞氏、陇氏即上前护理。〕

庞氏 氏
陇氏 婆婆，婆婆！

康氏 氏 儿媳听了！（指庞氏）你给为娘取件寒衣。（指陇氏）你给为娘端杯热茶。

庞氏 氏
陇氏 遵命！（二人同以左脚跨出门槛）

康氏 氏 （察看，旁白）哈哈！左脚，左脚，两个都是左脚先出。唔，待我仔细再看。大小媳妇转来！

庞氏 氏
陇氏 （转回）婆婆，有何吩咐？

康氏 氏 （指庞氏）呸——你与为娘端茶。（指陇氏）你与为

娘取衣。

庞 氏 (不明其意) ——

康 氏 快去！

庞 氏 遵命！（二人以右脚跨出门槛，下）

康 氏 (察看，气极) 糟！糟！糟！怎么两个都用右脚先出？嘿！你这两个冤家呀！

(唱) 方才同用左脚起，
转眼齐用右脚出，
到底是男还是女？
老眼越看越糊涂。

〔陇氏取衣暗上。

康 氏 (独白) 哎！老娘累了半天，也没有看出个名堂来。哼！她两个若生男孩就有功有德，若生女孩是滔天大罪，到时候可莫怪我做婆婆的心狠！

陇 氏 (惊骇，旁唱)

身为人妾实难忍，
苦逼生男更无情。
说什么生男儿有功有德，
说什么生女儿滔天罪行。
十月怀胎受尽苦，
是男是女怎由人？！

(白) 婆婆，着衣。（为康氏着衣）

庞 氏 (上) 婆婆，请茶。

康 氏 (接茶) 唔，冷茶！（瞪庞氏一眼）

庞 氏 婆婆，柴湿灶冷，水未烧开，只因婆婆急用，媳妇

暂倒一杯冷茶先让婆婆漱口止渴。

康 氏 嗯！（旁白）本想将她责打，看她生男还是生女再作道理。

陇 氏 （腹疼）哎哟！哎哟！

康 氏 （又惊又喜）什么？

陇 氏 儿媳腹内疼痛。

庞 氏 妹妹，莫非胎儿临盆，快快进房歇息。（扶陇氏下）

康 氏 （即拜神，拜毕）庞姑娘！

庞 氏 （忙上）婆婆。

康 氏 你……你快去请接生婆，让我在家打理。

庞 氏 是。（欲出门）

康 氏 转来，转来！你下厨房暖水，我去请接生婆。

庞 氏 是。（匆忙欲下，突然一阵头昏，站立不定，腹内阵阵绞痛）哎哟！哎哟！

康 氏 （惊慌）什么，你……你……你……你也要生了呀？

庞 氏 哎哟！哎哟！（下）

康 氏 这……这……文举儿呀文举儿，你就光顾在学堂教书，这一下叫为娘怎么忙得开啰！（呆想）哦，我该快去找接生婆。（欲下即止）不得不得！先暖好水再去。（欲下又止）不得不得！还是先去找接生婆！（关门，下）

〔左右厢房内同时传出婴儿哭声。少时，陇氏抱一用红色包袱裹着的婴儿，沉重、绝望地上。〕

陇 氏 （唱）老婆婆只望我生男有份，

接香烟承祖业光耀门庭。

我偏偏生一女冒犯婆命，

似这般的在江家万难安身。（思索中，忽听左

厢房婴儿啼哭。进入左厢房，复上）

（唱）庞氏女生个男儿胖又俊，

急得我浑身打颤泪淋淋。

她生男儿泰山重，

我生女儿鸿毛轻。

世人见我瞪白眼，

爹娘不认女儿亲。

丈夫待我冰冰冷，

婆婆把我当作眼中钉。

姐姐呀！

我是偏房你是正，

你还比我强三分。

借你的骨肉救救我母女性命，

陇氏女来世犬马永不忘你大德大恩。（跪下

思索）

趁庞氏昏迷不醒，

趁婆婆尚未回程，

咬紧牙关心一狠，

我这里女换子有谁知情。

〔陇氏将女婴放下，进入左厢房抱出用绿色包裙裹着的男婴，忙换子，换包裙，发现男婴手臂有牙痕血迹，惊慌）

忽见手臂牙痕血印，

庞氏女苦咬姣儿为何情？

我这里也将女儿咬一口，

免得姐姐犯疑心。（咬女，女啼哭）

女儿呀女儿！

不是娘灭绝人性，
不是娘冷酷无情，
亲骨肉娘怎愿离舍，
儿怎知不离不舍娘女在世都难安身！
〔陇氏将女婴送进左厢房，复上，抱起男婴。
宝宝儿呀莫啼哭，
哭声好似剑刺我的心。
你虽是庞氏亲生子，
更是我的救命星。（突然感到忏悔）
哎呀呀，
我只顾自己立脚稳，
拆散人家骨肉亲，
偷男换女罪过重，
赶紧挽回莫留停。（至幕侧，一惊，止步，
退出）糟！糟！糟！

厢房内庞氏女已经苏醒，
大门外老婆婆又转回程。
牙打颤身发抖神魂不定，
婆婆呀！
是你……你你你逼我爬上刀山跳下苦海受酷
刑！

〔陇氏抱男婴急回右厢房。康氏匆匆上。

康 氏 （唱）跑得汗水落，
没见接生婆，
急忙回家转，
自己来张罗。

（进门，闻婴儿哭声，又惊又喜）什么，生了生了

两个都生了！（左右来回，不知先看哪个好，最后进右厢房抱男婴上）哎呀呀！谢天谢地，我的心肝，我的骨肉，你差点把婆婆的眼睛都望穿了（激动得流泪，向神跪拜）待我看看大媳妇孝不孝敬。

（抱男下复上，入左厢房。片刻，气愤地上）好呀，足足十年总不生养，惹得人家骂我前世不修，今世缺德，命相孤苦，克夫克后。哼！老娘还以为她会给我添个龙王太子，哪晓得是个赔钱货。今天老娘要拿点厉害给她看看。（拿篮子铲刀，藏在身后，坐）大小媳妇哪里？

庞氏 （上）婆婆！（各怀心事，神情不一）
陇氏

〔康氏移凳示意陇氏坐下。

康氏 （冷冷地）儿媳产后身体可好？

庞氏 托婆婆之福，母子平安。
陇氏

康氏 唔，倒也没忘了婆婆。

庞氏 儿媳不敢，请受一拜。
陇氏

康氏 婆婆为你二人，四处奔跑，操心劳累，你等知与不知？

庞氏 感恩不尽，拜谢婆婆。
陇氏

康氏 不必谢了。（扶陇氏坐下）庞姑娘，我有一事，不知该不该问？

庞氏 婆婆指数。

康氏 这人饿了，食什么充饥？

庞 氏 食五谷充饥。

康 氏 啊，那么猪饿了呢？

庞 氏（知有意为难）婆婆——

康 氏 唔，莫非猪也吃五谷充饥？

庞 氏 这——

康 氏（取出篮子铲刀）你看看，一菀猪草也没有了。

陇 氏（心愧地）婆婆，只怪儿媳想得不周，待我前去找。

庞 氏（关心地）妹妹，秋深风凉，刚刚生养，你去不得。

康 氏 那么理该谁去？

庞 氏 婆婆，媳妇也刚生养，不便——

康 氏 啊，如此说来，你是要婆婆自己去打猪草？

庞 氏 儿媳不敢，不敢！

康 氏 好孝顺的媳妇啊！

庞 氏 婆婆，媳妇就去。（接篮）

陇 氏 姐姐——（抢过竹篮）

康 氏 陇姑娘，不必多事，与我下去照管孩儿。（拿回竹篮）

庞 氏 婆婆——

康 氏 庞氏听了。

庞 氏 婆婆。

康 氏 今天打猪草，老娘有个新规矩。

庞 氏 婆婆吩咐，儿媳遵命。

康 氏 一要两不要。

庞 氏 一要两不要？

康 氏 唔！

庞 氏 哪一不要？

康 氏 老的，猪吃不动，不要。
庞 氏 哪二不要？
康 氏 嫩的，猪吃了扁肚，不要。
庞 氏 那一要呢？
康 氏 单单要那不老不嫩的！
庞 氏 （为难地）婆婆，这……这……
康 氏 唔！家规严训，谁敢不从，快去，（将竹篮抛给庞氏）
庞 氏 婆婆——
〔音乐声中，灯黑，幕闭。〕

第 二 场

〔中幕前。音乐声中，庞氏手挽竹篮，沉重地上。〕
庞 氏 （唱）爬过一坡又一岭，
含悲忍泪往前行。
已是秋天九月尽，
天生野草也凋零。
老的老得拔不动，
嫩的才把芽儿生。
婆婆规矩催人命，
天哪天！
这不老不嫩叫我哪里寻？
哎呀呀！
累得我浑身无劲，
急得我脑胀头昏。
霎时间眼睛花山翻地滚，

我好似旋风卷云里飘腾。

〔中幕启。野外，一株断头古树，残枝凋叶。天边闪电。

庞 氏 （翻身跌地，远望）

（唱）远远过来一人影，

好似文举我夫君，

擦干眼泪忙跪定，

夫君呀！

望你救救我这受苦受难人（昏倒）

〔江文举手执黑布伞上。

江文举 （念）文举告假离学馆，

只因母亲催儿归。

呀，（发现地上倒着一妇人）这是谁家的人？（上前细看，怔惊）哟，娘子！娘子！（忙扶起庞氏）

庞 氏 夫君！你——（复昏倒）

江文举 娘子！这山高路远，天冷风寒，你为何跑出门来？

庞 氏 为妻有罪。

江文举 你有何罪？

庞 氏 得罪婆婆。（雷声）

江文举 得罪她什么？

庞 氏 这……这……

江文举 娘子……看你脸色惨白，莫非……（发现铲刀、竹篮）这——

庞 氏 （抽泣）婆婆严命，不敢不从。（雷鸣）

江文举 （一惊）啊！母亲——你……你……

（唱）手摸胸膛来自问，

孝敬婆婆她至诚。